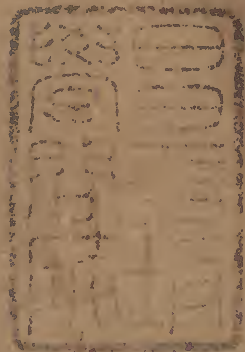


楓山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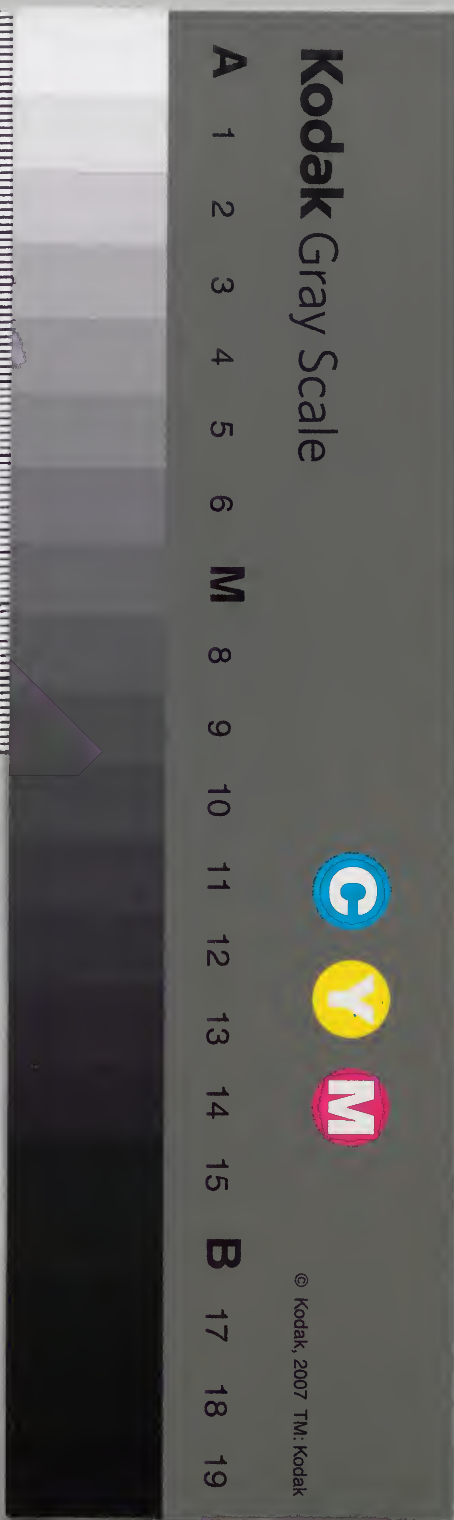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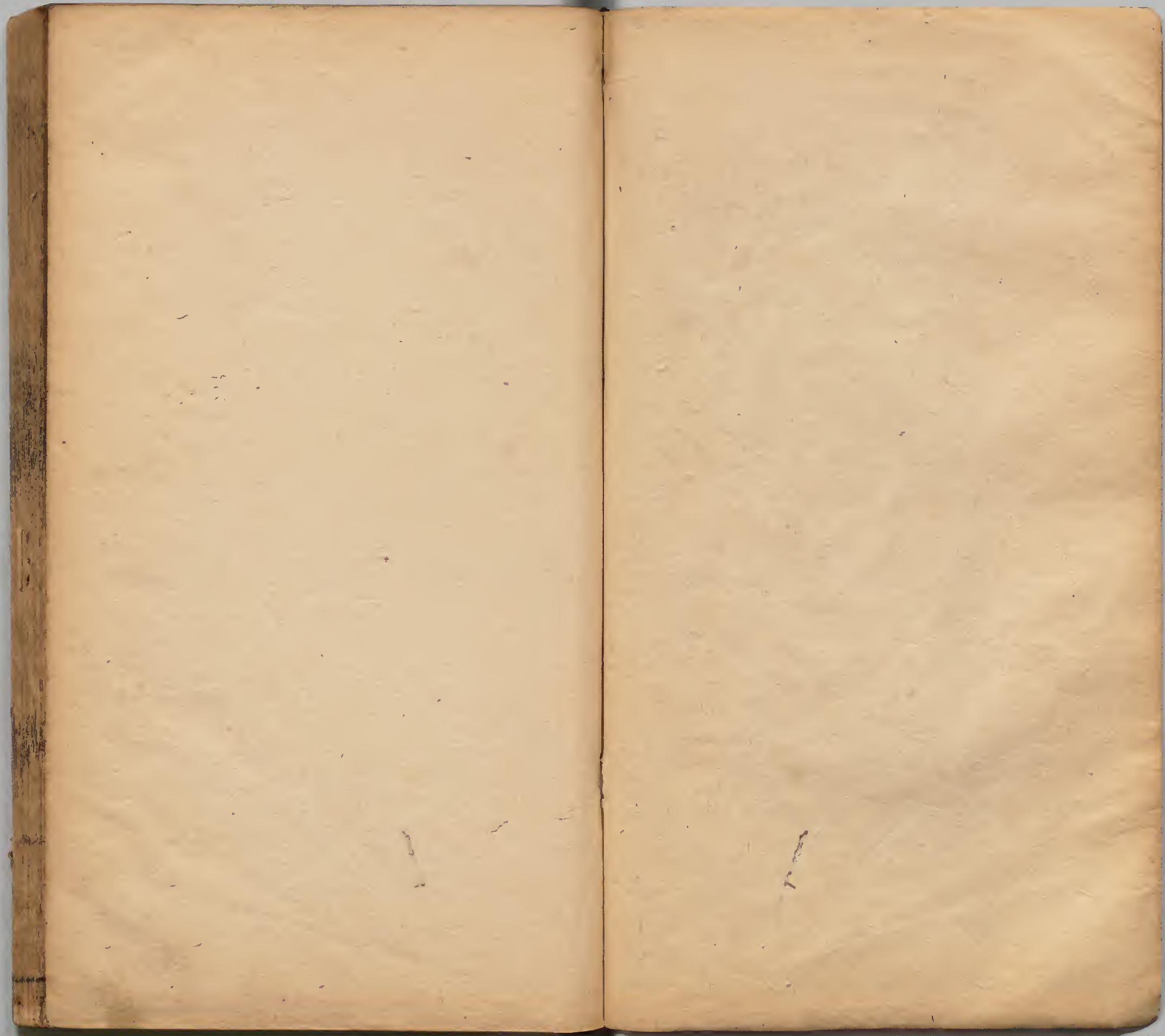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〇三七六	號	類	
七五函	架	冊	四

内閣文庫			
一〇三七六	號	類	漢書
一六函	架	冊	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376	
冊數	4 (2)		
函號	316	9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楓山章先生文集卷之二

書簡

後學義烏虞守愚校刊

登第後寄鄉先生

某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以為義理工夫乃致君澤民
事業非真知實踐有得於已者未見其有實用也始
者亦嘗志於是矣顧為科舉之學所汨弗得實用其
力區區從事於呻吟佔畢者十餘年於道竟無所見
於心竟無所得慚負明教多矣今者奉親命就試春
官非敢遽志乎富者也亦曰欲釋去舉業之累得以
專志於學耳主司不以其才之未足以用世也舉而

淺草文庫

進之

天子之廷使陳其所志某也學力之未充識見之未廣世故諳練之未熟雖有致君澤民之心道則未之盡也一時對揚

明詔雖不敢曲學阿世而所言者不過蹈襲腐儒常談何能有裨於君德有益於時政哉荷蒙

聖明好察邇言不遺葑菲遂使一得之愚亦見采納每懷董仲舒劉去華輩慷慨論事切中當世之務真為匡濟之策有用之學未嘗不深自惶愧欲追跂而未

能但切喜自今可以少遂讀書脩己之心又幸

朝廷以年少初進未堪任以事也姑與之祿使之就學翰林且命師以教之蓋欲望其成材也切矣感冒

國恩至隆極厚不知何以為報私念惟有日夜淬礪勉於學問以冀一才一藝之有成庶幾他日可備犬馬之役以少報

國恩之萬一若曰幸科舉之就手慕榮利而動心則愚豈敢惟先生夙知某者故敢布其所懷雖然硤硤者易缺皦皦者易污况某以涉歷未深操履未定之學一旦置其身於京邑紛華靡麗之衢放蕩膠轄之境易以隳厥所執深懼其脩於家者壞於廷也伏望先

生以其平日獨得之學時發一二以訂其頑砭其愚
推而納之君子之域使其不終為宵人之歸以貽鄉
先生輩之羞則幸甚夏暑不審體履何似乞為吾道
自愛

復羅一峯

名倫字應奎後更字養正

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于善其意甚美但朱呂之制
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蓋賞罰天子之柄而
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
而操其柄已非所宜况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
哉或有尊於我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有沮而
不行者矣可不慮其所終乎在比之九五王用三驅
失前禽天子以為舍逆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
不能必人以從我也凡入約者必其誠意感孚革心
向化而後可有不能從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
之權力邀強制以必人之從已殆非所謂顯比之道
也又聞族人有為盜者必親置之死地此於當代之
典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孔子曰古之為盜
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
不反刑張而罰不省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蓋
指殺人于貨之盜而言耳如穿窬鼠竊而皆殺之則

彼禦人于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
其有死罪有司讞于公公既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
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為之素服
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

朝廷之上法度所在其處宗族之死罪者若是而况於
手自殺之乎又况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聖賢之在
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有不然昔漢人有為盜者
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布一端卒能
化盜使之道不拾遺是不猶愈於殺乎陽城居於晉
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溫公與康
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
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
而自化者以先生名德當不下於諸公自身而家自
家而鄉久於其道彼將自乎何用汲汲乎強人以從
約重法以禁盜耶雖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然
其之愚實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熟思而審處之
如使今之吉豐亦如溫公康節之洛則朱呂之鄉約
庶可行矣

○復鄭御史克脩名已山海人

久別無任懸仰人來辱書備悉比來動止皆與易俱

且有砥訂愚惰之意啓發良多慰感不已曩者克恭書來謂白沙稱定山得天理之真樂而未得其詳故以孔顏所樂周程所尋者其道甚大工夫最難言之蓋因克恭有過情之譽僕不敢當而及之耳初未嘗妄有方人之意也而克恭又累數百言以闢其非某之率易妄言慚罪為甚今得吾兄之言乃知白沙所以稱定山者固亦平易而非過高之論與僕之言自不相妨如曰脫去名利則凡幽人隱士皆能之未足為定山之高致盛節也如曰少有家累為未遊五嶽之向平則亦人之常情耳在聖賢則無此累矣或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闕不能無憂朱子曰此重則彼自輕夫以事親甘旨且不足為累而况以婚嫁為累乎彼向平者讀易而未知死何如生是猶未達於原始反終之說也其遊五嶽名山亦不過絕人逃世為絜耳豈聖賢之道哉是又似卑吾定山矣至引康節之言謂其得天理之真樂則又以風流人豪英邁蓋世者目之視前所謂脫去名利如向平者又不足言矣豈既抑之而復揚之亦有深意乎今就康節而論明道曰堯夫詩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又曰堯夫之學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

爲人無禮不恭惟是侮玩謝子又曰他只見得天地
進退萬物消長之理故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事
更不施功所以差却朱子則謂康節之學似老莊似
揚雄近似釋氏徃徃皆有不滿之意焉蓋無下學上
達工夫已非孔子之學而無禮不恭又豈若顏子之
克已復禮者乎所學如是吾意其所得之樂亦未必
爲孔顏之樂也朱子論孔顏之樂必曰博文約禮而
竭其才則庶乎可得是先由學問之功而後得其樂
也今康節之言乃曰得天理之真樂則何書不可讀
何堅不可攻何理不可精是先得此樂而後可以讀
書精理其言似乎倒置苟非有康節之天資孰能不
假學問而自得其樂哉詳味白沙書意蓋謂定山旣
得康節之樂又將讀書窮理以求進於孔顏之樂耳
若僕之愚見則就孔顏之樂論之故謂今之學者未
易可及何嘗甚異於白沙之言哉若因白沙之言謂
定山已得顏子之樂則到此地位守而化矣所謂雖
欲從之末由也已尚何假於書之讀堅之攻而理之
精乎今吾兄與克恭之辯若是者豈誦白沙之言而
未之思耶來教有云真樂在天地間人人有之人各
有是性有是理則各有是樂矣愚竊以爲謂天理爲

人人有之則可謂真樂為人人有之則不可蓋凡厥
有生均稟同賦理固人之所同有也然自氣拘物蔽
之後剛柔善惡知愚賢不肖萬有不齊惟夫上知大
賢能克已復禮此身此心從容涵泳於天理之中者
乃能得其樂耳若有一毫之私意紛擾於其間則不
能樂矣然世之聖賢常少而愚不肖者常多其可謂
人人有之乎其他有所樂者皆吾兄所謂樂非其樂
而不得為真樂者也何可與之同日語哉來教又云
諸老先生尋孔顏樂處則大有得焉者也今指之為
所欲尋者不識諸老先生之於真樂其有得其未得
耶竊聞濂溪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故以欲尋言之
初未嘗謂其欲尋而未得也蓋尋者追而求之之謂
如追已失之物而還之耳故尋之則有必得之理所
謂我欲仁斯仁至矣者是雖不言得而得在其中
矣孰敢謂諸老先生為未有得哉特以朱子之言求
之其所謂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者乃顏子之地位也
然猶曰庶乎有以得之庶乎二字言之慎重若是蓋
未敢遽以為大有所得也朱子之不敢易言而豈後
學之可易言哉先儒有云惟聖人然後能知聖人若
諸老先生之所得非後學之所能窺測故不敢以億

度而言之也。來教又謂信僕之言，不幾絕天下於無人耶？不幾使真樂作一話說耶？不幾阻後學之進耶？愚謂自孔顏而下，周程而上，千五百年未聞有得其樂者。由周程而來，至於今，亦數百年矣。得其樂者，又幾何人哉？是則真樂之徒為話說久矣。豈亦區區妄言之罪哉？僕之不敢以易言之者，蓋欲使人勉其難，而非所以阻其進也。自昔賢人君子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詠歸，康節之擊壤歌咏，皆順境也。惟夫床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至飯蔬飲水，簞瓢陋巷之中，無往而不樂焉。乃為境之逆，而樂之真耳。是豈人之所易能哉？來教又謂尋樂為孔門第一事，是固然矣。而非初學之可至也。故夫子之教曰：文行忠信。曰：博文約禮。至於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先難後獲之類，各隨高下而告語之。未嘗先有尋樂之說。至濂溪之於二程，乃令尋孔顏所樂之何事，蓋以其天資之高，學力之至，為可以與於此也。而程子教人，則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如曰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如曰養涵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皆未嘗以尋樂為言。豈非其門人之未足

以當此乎故朱子曰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
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今之師非濂溪之師今之友
非二程之友而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著
實用功處求之觀於此言其意蓋可見矣若吾兄與
白沙定山賀諫議諸君子負豪傑之才學聖賢之學
為今之濂溪二程則其深造自得固所優為如僕之
不肖敢易言哉自幼為學雖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自
省於日用之間言焉未能無口過則有所不樂行焉
未能無怨惡則有所不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而真
妄錯雜又有所不樂行年五十方且戰兢惕厲求為
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於天理真樂誠然未之
有得故其言之卑陋若是惟吾兄不鄙其愚引而置
之安樂窩中則幸甚

○復賀黃門克恭 欽

近舍親回自遼陽獲奉閏月二日手教兼有藥材之
貺其所以砭劑不肖身心之疾者至矣何感如之某
自離索以來因循苟且希聖之志不篤又弗親賢取
友以求輔仁之益向上一歩工夫無由自進誠如來
教所云莊誦數四責善之誼凜然雖相去數千里外
如對顏面而聆箴誨也敢不願安承教但謂僕不親

白沙而踈於仲昭孔易則非志之不欲乃其勢有所
未能蓋家貧親老事育不給若干里遠遊未免貽親
之憂且無以為行費何由而自遂耶前書所論天理
真樂之說蓋因與進不肖而過其情所不敢當故有
區區末學敢易言哉之語初未暇致疑於白沙稱定
山也吾兄以是責之似過深矣雖然若區區愚陋之
見亦不敢不詳陳之以求正於有道也昔朱子論孔
顏之樂有曰學者當從事於博文約禮而至欲罷不
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夫以顏子之學至於
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蓋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
之時先儒所謂到此地位直是峻絕工夫尤難者也
今曰二程尋樂在太中遣從學之初及再見則已得
之矣豈顏子亞聖得之如此其難而二程得之乃若
是其易耶且與朱子所謂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
夫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者意有不同此愚之所
以不能無疑也蓋樂其天者乃仁者安仁之事如顏
子之仁去聖未達一間故止曰不改其樂視夫子之
樂在其中者已不能無間矣聖門諸高第德行如仲
弓可使南面而夫子不許其仁是仲弓未能得此樂
也安貧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自以為仁而夫子不

許其仁是原憲未能得此樂也升堂如子路而愠見於陳蔡是子路未能得此樂也顏悟特達億則屢中如子貢而貨殖焉則不與庶乎屢空者同科是子貢亦未能得此樂也當時惟曾點有浴沂咏歸之樂夫子與之而行不掩言不免為狂故朱子曰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又曰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又曰曾點細密工夫却多欠闕便似莊列今人若學他便狂妄了觀此數條則曾點之樂已不同於顏子矣以夫子之門從游三千莫非天下之英才其所稱許者獨顏曾二子然曾點已非顏子之匹則得其樂者或寡矣濂洛諸老先生奮乎千五百年之後能尋孔顏之樂而樂之孰謂其終身欲尋而未之得哉竊意其所得之樂視顏子未能無間耳顏子之非禮弗視聽言動決於一日之間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其不貳過者如此若程子自言十二年未能忘遊獵之心與橫渠言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其所自言若是則其上視顏子亦豈無間哉所謂再見之後吟風弄月有與點氣象者亦以其所見之到此

田地故以點自况而未嘗自擬於顏子也若其學顏子之所學而力行以造其極得此樂必將在於年高德邵之後伊川稱明道年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蓋汎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然後返求諸六經而得之亦不謂其一再見而遂得也是雖諸老先生其可以易言之哉蓋區區平日卑陋之見敢以質於吾兄幸為之訂其訛而祛其惑也若吾定山天資之高學力之至加之二十年進脩之功固當有得但以區區見聞有所未及故曰久不相聚未審如何蓋亦自愧其識趣汙下不足以深知定山云爾豈若來教所謂料其不能有為以造自得之地者哉來教又謂區區之意似謂今人斷不能有與斯道者此則有說夫率性之道人人有之固不以堯舜塗人而異也然自氣拘物蔽之後則不能齊矣人固有一言之合乎道者有一行之得乎道者有一日而至焉者有一月而至焉者謂之非道固不可然不過得道之一隅與造道之暫時而已求其能與斯道之傳則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未審執事之意其將以得道一隅者為有與於斯道乎抑亦以全體不息者為有與於斯道

乎如以一隅為得則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能行而况於君子乎如以全體不息者言之則自孔顏曾孟而下寥寥者千餘歲矣宋之盛時稱周程張邵然程子謂康節於儒術未見有得朱子謂橫渠之於二程猶伯夷伊尹於孔子則張邵已不可班於周程矣南渡之後有朱張呂三先生焉然朱子謂南軒伯恭之學皆踈略南軒踈略從高處去伯恭踈略從卑處去則張呂又安可班於朱子耶由是觀之其得斯道之傳而醇乎醇者惟周程朱子而已豈不難其人哉游程子之門而學其道者多矣而和靖謂伊川未嘗許一人游朱子之門者與材尤衆而得其傳者獨稱勉齋他人皆不與焉當二先生之時見而知之者若是其寡也而况於聞而知之者乎有元之世學者皆推尊許魯齋吳草廬其學非不各有所得將欲比而同之於周程朱子其亦可乎不可乎推古驗今此愚所以恒懷孟氏卒章之憂而深有望於白沙定山與吾克恭克修諸君子也願諸君勿謂已得其樂而自滿益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俛焉日有孜孜以求至於欲罷不能所立卓爾之地則其所得之樂又將有大於今日者矣異時道統之傳不

在茲乎若某之至愚不肖雖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自
省於日用之間言焉未能無口過則有所不樂行焉
未能無怨惡則有所不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而真
妄錯雜又有所不樂行年五十方且終日乾乾戰兢
惕厲求為伯王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於天理真樂
誠然未之有得無恠乎所議論所自處者如是之卑
陋也惟吾兄不鄙其愚引而置之安樂窩中則幸甚

與韓侍郎文

不奉笑談載更裘葛傾企之私與日俱積曩承手教

憂時憂民深以國計為慮足見大臣身任天下之
重得大易由願履吉之義其用嘉嘆其竊以為時方

多故財用匱乏欲求足國之道別無竒術須是力勸
聖明躬行儉約裁省冗費而量入為出則經常之賦
自無不足若侈費無節則雖頭會箕歛亦無益也其
次莫若訪求善理財之人修劉晏之法變通有無亦
可以濟一時之急宋人有用淮東一路之鹺息足沿
邊三十萬之軍餉而連年不煩朝廷調度者亦惟用
得其人耳但今以資格用人豈能濟事若求之資格
之外未必無其人也又今天下之財取於民者錙銖
不遺不可以萬計名為官用實無分毫入於公府而

悉歸私室苟能得人而鈞考之皆可以充國用但非其人則不足以革弊而反以病民區區未敢悉陳之也先生開誠布公廣益集思以古人之心為心故敢布其愚慮如此不知尊見以為何如某具疏乞歸之事其老病不堪與情之不得已者前書陳述已詳茲不復贅萬乞垂念同年之舊特以一言達之當道成全其歸則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矣瞻望門墻無由趨拜萬為

國家倍倍崇重以永太平之基不勝願望之至

與鄒寺卸璋

何暴公子之威名慕韓荆州之雅望為日久矣邇聞

繡斧南巡而宿蠹潛奸一時洗盡白叟黃童歡聲載路老朽何幸獲瞻道德之光而快覩澄清之政也乃者不意先生飛章

天陛薦賢為國而不肖賤姓名亦贅其末此某之所深懼而循墻退避不敢當者蓋古靈薦藁必元祐諸賢而後可若以迂踈無用之人廁於其間豈不有玷大君子知人之明哉某自少時應舉覓官備負憲府自知其才之不及身之多病而素飡有愧辭祿歸田二十餘年矣迨今年日益邁病日益增精神筋力衰憊

不支豈復可以奔走於宦途况有九旬之父老病龍
鍾日侍湯藥不可暫離此人子喜懼之日古人不以
三公換之時也又安可棄親從仕故違禮律為名教
之罪人乎昨因晉謁臺下已曾具陳卑悃今辱移文
查勘所司官吏承望一風旨不使知聞輒以病痊申報
是使之進退維谷非惟為某一身之累亦恐有誤盛
德明揚之公敢以此紙布其腹心仍令豚子具詞陳
告惟先生怜之念之特為寢罷前奏行仰有司從實
勘報使某得安愚公終老山林則其拜先生之賜感
知己之恩雖受齒不能忘也

與鮮雅史

伏承移文郡縣欲為不肖建立優禮者宿坊牌以昭
國恩及將吏部公文勒石鄉賢祠內以勵後學甚盛舉
也但某非其人濫叨耄耄之年素無學行之實碌碌
虛負此生甚為可愧何幸遭遇仁人君子敬老
不鄙衰庸飛章舉奏稱美過情誤蒙

恩旨褒嘉令有司以時存問已為過厚非所宜堪而公
移下頒又於存問之外加以立坊刻石二端則尤非
分所當得在先生盛德不過憐其老而優之而不肖
自揣則何德可以表厥宅里何善可以勒諸貞石未

勉貽笑於鄉人而取譏於後世此某所以不容不辭免也又某於年少之時嘗忝鄉薦及舉進士世俗皆有坊牌尚且力辭不為今老病垂死晚節末路乃復為此豈不喪失平生之所守乎况當此民窮財盡之時不宜興作雖曰事不勞民亦非當務之急竊恐外議謂先生私愛不肖而過與傷惠又未免為盛德之累此某所以尤不得不盡言以辭免也伏望先生愛人以德即命所司停免此舉使區區晚節不虧則拜先生之恩賜大矣時在知愛敢布腹心惟勿罪萬萬

與邵國賢寶號二泉

前歲辱手教謂有人作砥柱圖而命區區為贊數語顧惟衰病昏耄不能辦此久矣而砥柱之圖又未審何為而作未達其義莫能贊一辭也敢謝不敏今春又承來教謂有客為占範數而未知其占法合古人否某舊讀蔡氏書尋行數墨妄以己意窺測畧得一二未能究極底蘊欲就正於先覺而未得其人恒以為恨今此客之占不知其果得所傳否觀其所列占圖以與蔡氏不同蔡占亦用著五十與易相類但易以四揲之而範數以三揲之微有不同其所得之數則以兩奇為一兩偶為二而奇偶為三每以初揲之

數為綱而綱一函三以虛待目以再揲之數為目而目一為一以實從綱若綱得一數而遇目之一則為一綱一而目二則為二綱一而目三則為三若綱二而遇目之一則為四綱二而目二則為五綱二而目三則又為六矣若綱三而遇目之一則為七綱三而目二為八綱三而目又三則成九數此綱目相配所謂兩揲而九數具也若再加兩揲如前所占則得八十一數之一而大全矣其用十二木者不過以記其揲著所得之數非以木而占筮也其木厚一分徑九分陽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陰刻三者四陽刻三陰刻一者四共為十二木占筮之略雜取其八以言數如揲得綱數之一二三則以陽刻之木記之揲得目數之一二三則以陰刻之木記之始為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合而得九數之一繼焉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合又得九數之一則成四揲而九九八十一之數具矣其書中所列八十一圖始於一一之原終於九九之終是為皇極大數猶易之有六十四卦也然六十四卦各有六爻總為三百八十四爻以定吉凶故範數自原至終有八十一大數而一數之下又各列八十一之小數焉故於四揲之後又加四揲以

求其小數而決吉凶如原之一一則為元吉原之二則為無咎而原之九九則大凶所謂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者也以其一綱一目自上而下直而數之各有二木則為縱二以其四綱四目自左而右橫而布之各有四木則為橫四共成一圖而已今此客乃以縱二橫四列為兩圖則蔡氏書中所不載其所謂得八無除及除九得二者蔡氏亦無除法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况蔡氏止云縱二今其所列之圖則為兩行而縱皆四矣蔡云自左而右今其所列先右而後左蔡云雜取其八縱二橫四今則縱二既反其八而橫四又取其八皆區區所不能識也其嘗疑蔡氏所謂大事用年其次用月用日用時之說不知若何而用今此橫四圖下亦寫此四句又不見如何取用而斷吉凶亦屬未明况其所占謂得數之賓而述蔡氏所係之辭以為大吉是固然矣而又不言所得賓下小數如何則如易之有卦無爻而吉凶休咎之占亦有未備也某平生於皇極數求之未得不敢強以為知茲承下問而觀其占圖尤所未達敢用封回詳其所疑而求教焉伏望以僕所疑詢問此客求其明白切要之論以內篇之書明以見教而決所疑

爲幸萬萬

與韓僉事 邦奇

某日病鄉邑獲見監司部使之賢者多矣其能使貪
殘之寢不安席望風屏跡而致民心之愛載稱頌不
已未有如先生者蓋民苦虐政之久而一旦得少甦
息焉真若倒懸之解執熱之濯而大旱之得霖雨雖
古人之攬轡澄清者不能過也固有以見先生之政
事過於今之從政者遠矣昨承示以所著律呂直解
竊觀所論如謂聖人得元聲以候元氣今當候元氣
以求元聲謂須與黍爲九下然後川蔡氏多載管之
說又謂埋管之地不可於城市中當於曠野無人處
處土之黃壤者去其客土而候其正氣皆足以發蔡
氏未盡之蘊而爲之註釋圖象詳其筭數尤有功於
蔡氏之書又有以見先生之用心古學而非止爲世
俗舉業淺陋之學矣豈非所謂有大學問大抱負然
後有大設施者耶敬歎敬服茲辱手教過相稱許既
非不肖所敢當而以是書俾之贅言於首簡則所委
非其人矣某少時嘗觀蔡氏書見其義理淵深筭數
精密非淺學所能理會且無穎敏過人之資兼乏師
友相與講明問辯而於祖冲之之密率筭法亦未之

見不得其門而入茫然無下手處亦為欠伸思睡者矣況今老病幾死舊學荒蕪心神凋耗豈足以當作者之任而發明先生著述之深意哉世有朱子然後能序蔡氏之書有坡公然後能序歐公之集今先生是書必得名公鉅人明律呂之學者為之序引斯足以開示蘊奧以垂教後人苟非其人而妄言億說未免佛頭上着糞為荆公所笑矣此某所以循墻退避而不敢當也萬惟矜其不能勿以方命為罪

與吳亞叅

昨承以郎贊同志見委竊謂此書事體重伏非愚不肖者所敢當已嘗再四求免而辭命所臨不容辭避茲者仰承盛意取法朱子名臣言行錄及伊洛淵源錄之例雜取諸賢言行事實逐條附列以為遺事又錄其所述作為遺文分為上下兩卷庶幾觀者易見其為人之實然來教又謂前所議勲業一條未當今復更定總以名臣稱之不知尊意以為可否祠中諸賢各隨所長分類而列之卷前以見所以崇祀之意非敢以是而定祠中之位次也區區學術荒疎識見卑陋不足以當此任黽勉纂輯以復尊命不過塞責而已其間有去取未精采撫未備者惟以高明之

見叅酌而剛定之以見教幸甚大槩登祀典之人不
貴乎多而貴乎精必合乎天下後世之公論而後可
惟高明之選擇其留意焉

與趙知府叔鳴鶴

某老病非才不足比數荷蒙邦君先生盛德累承眷
念非言可既茲有一事於心未安敢以情告先生近
行本縣蓋造進士及舉人坊牌則區區賤姓名已預
其列又以官名另立坊牌則是重覆受賜心甚不安
不敢承當一也某平日以官為身外之物不敢認為

已有此况此臣即願職以所不堪况精氣統以辛勞
朝矣今元立為坊牌以請精氣統以辛勞

此亦心所未安不敢承當二也又區區素以闇然自
號欲從事於尚綱之學而未能也今以非所當得之
官而高自標榜全失尚綱之義此尤心所不安而不
敢承當三也日前進拜匆匆面辭弗盡其言反覆以
思益增慚懼伏望先生諒其夙心亟行停止前命就
移此弗改立仁山祠堂前坊牌則於大義尤為光明
而財用亦不為虛費矣愚見如此萬惟矜察勿以方
命罪也

與劉知府惟馨

菴

某至愚不肖雖嘗志學好古而少不自力老至無聞
不齒于世久矣荷蒙邦君先生盛德撫謙賓賢下士
一見遂如舊識而待以知己又辱千乘枉顧衡門自
惟衰晚何幸遭此恒思所以為報而未能也竊聞古
人有云報德莫如盡言故敢冒進狂瞽之說以冀高
明之采擇焉伏惟明公以當代偉人負天下重望正
色立朝危言震主凡所建明皆懇懇乎愛

君憂國之言章疏一出四方傳誦莫不想望其風采今
而奉命來殿吾邦邦人父老室家相慶以為民之

焦卒於霍政者豈不知所以愛國乎猶君以民為本先

生之憂國如是又豈不知所以憂民乎邇者忽以新
政移文屬縣將興浚治城濠修築堤峴之後每里起
夫一百名蘭溪二百四十七里該夫二萬四千七百
名若通計八縣則該夫十餘萬矣自古未嘗有如此
大役闔一郡之廣無一家一人不受其役者遠近聞
之罔不驚駭而逃避焉况此邦之民荐罹荒旱不能
聊生往往棄妻子捐鄉土而丐食於四方雖比屋撫
綏而賑恤之猶恐其轉平溝壑可復加以工役之勞
乎先王救荒有散利薄征弛力之政今官府既不散

利以賑其窮又不能薄征以蠲其稅乃復勞以工役而不弛其力則孟子所謂用二而用三矣民安得不殍且離乎古者凡有興作雖用民力而皆廩食于官若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圯者之類范文正公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有一舉兩得之說故雖勞而民不怨今此十餘萬衆不知食於何所若使人皆自食其食則貧無食者寧不饑而死乎先王月令於仲冬之月命有司毋興作土功及起大衆今乃於窮冬而興此二役則不惟有乖王制使之工作於水中則無衣無褐又將有凍死者矣仁人君子豈忍立視其死乎故愚意以為此輩非先生君子心也然生事者得為此說以誤先生耳夫脩城池設險阻以防寇盜築隄埝殺水勢以衛橋梁雖皆王政所當為而非此邦今日之急務也請試言之昔龔遂守渤海而化刀劍為牛犢張綱守廣陵而化劇盜為良民此其德足以化暴者固不假乎城池也檀子守南城而楚人不敢為寇李牧守鴈門而匈奴不敢南牧此其威足以服遠者亦無事乎城池也所以為龔為張而為檀李者乃先生之餘事耳尚何憂乎寇盜而汲汲於城濠之浚哉如必欲不忘武備亦當先治其本孟子謂地利

不如人和而固國在乎得道苟或上失其道而人心不和則有高城深池亦將委而去之矣趙襄子遭智伯之難而出走不取長子之城厚完與邯鄲之倉庫實惟取晉陽為尹鐸所寬其民必和而居之卒以破智伯而成趙氏之業非有得於人和者耶若梁伯不務德政而好土功亟城其邑而又溝其公宮彼固以為無患矣然民罷不堪而秦人襲之遂潰而亡豈非委而去之者乎今江西雖有寇盜遠在二千里外山川阻絕豈能遽至於是邦而一旦卒然浚濠設備張皇其事若寇之在門庭者未免驚疑上下而啓奸維不軌之心豈若愛養國本固結人心若尹鐸之為晉陽而緩急有所賴者之為愈乎愚所以謂非今日之急務者益以此耳若夫脩築隄岸之後益以金華故有石橋跨臨溪上而雙溪之水合流于其下近年以來水或橫流衝激橋南之隄將不利於橋焉故先生欲於上流築隄以殺水勢使水復故道則橋可永存而人無病涉意非不善也但舉事於荒歉之餘沍寒之月則時所未宜人所不堪愚固已言之矣至於二役並興而築隄為尤難填塞下流之地以為高岍障迴南注之水使其北行其所用民力不知當幾倍於

城濠而所用材木又動以萬計則不惟勞力而且傷財矣使隄可成而橋永無患則雖勞且費猶之可也萬一水潦暴溢洪濤巨浪堤不能禦而或潰焉則為勞而徒費文况水為天一所生其流之不息即天運之不已其勢之所趨即氣運之所至其或東或西或成或敗莫非天之所為豈可以人力而求勝乎天哉惟當行所無事順其自然而已梁武堰壽陽之水屢成屢敗終於無成故昔人論治河者有不可與水爭地之說非有見於是乎昔東周之時穀水闢將毀王宮靈王欲壅方穀水使之北出以保金王宮而太子晉諫之以川為氣之道不可壅防闢川以節宮是伊闢而章禍也夫以王宮將毀所係於國家者甚大知道君子猶以防川為不可則此橋之毀與不毀於郡政初無損益亦何必勞民動衆而為築隄之役哉况橋之所利不過一鄉一邑之民便於往來耳他邑固無與也而勞及八縣之民則所益者小而所損者大豈若脩治水利講求荒政勸課農桑使八邑之民均蒙其利之為愈哉愚所以謂非今日之急務者又以此耳然愚於此又深慮焉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則人事之動非細故也彼郡城之濠百年以來未嘗浚

也而今忽浚之雙溪上流自昔所聞未有堤也而今
忽堤之是又非常之動其為吉為凶為悔為吝必有
出於意外而不可測者矣庸可忽乎竊嘗稽諸前聞
質諸往事勞民不若息民興事不若省事雖為腐儒
迂談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先生其亦熟思而審處
之哉某處山林之下本不敢妄議官府之事特以過
蒙知遇之厚而欲成盛名之美固不敢不盡其愚若
其言之用與不用則非所敢必也干冒尊嚴不勝悚
息之至

文

某老耄不才衆所不齒過辱先生盛德眷存獨
知所報甚感甚愧近忽傳聞謂先生將為不肖營建
居室某固以為傳者之妄繼而舍姪生員回自郡城
亦謂聞有此舉某且驚且懼以為此雖先生憫老恤
貧之盛心而甚非不肖所宜堪也必將外招物議謂
先生私愛一人過與傷惠而某之取非其有亦為名
教之罪人矣昔晏子以其君顯大有功於齊國景公
為之作室晏子固辭而不居今某叨處滕廛久荷高
明知遇於郡政未嘗有毫分裨益豈宜多受大賜况
今老病龍鍾杜門待盡則陋巷蝸居乃其素分若復

寵以廣廈高堂而貽笑取譏於君子則為無妄之福
寧不自取無妄之災深為可懼此愚所以循墻退避
而不敢當也伏望高明察其卑悃即為停止而歛大
惠以播揚仁風輕徭薄賦以全活八邑之罷民則某
也受賜多矣

又時劉領土兵守遂安防江西之寇

自月初於蘭谿教場送別一向不知動履何如惟切
企仰今早忽奉手教聞江都聞又失利則賊愈無忌
憚矣大槩此賊亦無深謀多是夜行偷劫及明行誑
誘而我之統兵者罕有折衝禦侮之才行無紀律居
無守備而肆意求安號令失宜進退無據而輕信寡
謀故兵雖眾而反為賊所敗耳為今之計莫若嚴固
隄防夙夜弗懈恐其乘虛掩襲又須多差乖覺兵士
深入賊所體探事情使我軍常知彼之動靜而彼不
測我之虛實然後不時選銳士出奇兵以攻其無備
則賊必可破矣若夫招撫之說必須大勝一場使其
心膽喪破然後可行不然則我以偽招彼以偽應終
於無益也

與謝木齋閣老遷

竊惟稽山鏡水孕靈毓秀篤生儒英以棟幹斯文黼

藻王度為邦家之光者宰輔則有杜正獻李莊簡倫
魁則有詹駉王佐莫不表表於當時然詹王之杜李
之相業杜李無詹王之大對猶未足盡發吾越山川
之奇兼是二者其惟先生乎在成化中先生以雄文
遂學大魁天下時某由閩憲書滿入京始獲一瞻几
几之容固已決知為今日之王沂公矣昨聞大拜某
雖臥病窮山亦且踴躍而起為天下賀屢欲脩致一
笺之敬又恐塵埃之姓名草茅之書問弗可上溷記
曹以故不果近因門人董遵還自都下為言盛德不
鄙衰殘聲存問九陽一言自雲霄飛下古高為之
生春感感當何如耶某也老大無成虛負此生又以
罪逆不天遭罹大故倚廬待盡已絕望於斯世矣不
意朝命誤有南雍之除雖君相之恩與天無極
而庸劣老耄非所宜堪若貪昌寵榮忝竊非據非惟
物論所不容而不模不範弗勝厥任豈不有負明揚
盛心為先生諸公玷乎敢具奏牘備陳卑悃祈免新
秩以安愚分若蒙鈞慈獲從所請終老山林不勝榮
幸翹首門牆無由瞻拜聊憑泓穎以道區區辰下一
陽復亨伏惟先生訂謨

帝庭妙贊元化式膺道長之時敷錫大來之慶以福群

生某亦與受賜焉

又在監中寄

維秋之杪萬寶告成伏惟一德元老端委廟堂恢張
時雍天同神化百靈孚佑鈞候多福某竊聞之祥有
開而必先運無往而不復昔我

聖祖開基以戊申踐祚十有七年歲當甲子而經世之
具制作大備一新寰宇垂萬世無疆之休迄今百數
十年當豐亨豫大之後有日中月盈之虞法久弊生
事窮當變損益盈虛勢所必至惟

皇上以人申卸亟今十有七年又當甲子豈非世道一新之會而黃帝堯舜通變之時乎乃者漢發

論音
布告在廷謂弊政多端而欲求革弊事宜是乃天啓
聖心以大有為之機也以大有為之君當大有為之時
而秉鈞當軸又有諸老先生名世之賢從容

帝所道叶乾心謨明弼諧必將以洪武聖政啓迪

宸衷端本澄源立經陳紀使陰邪退聽公論顯行以復
洪武之治以上副

聖主圖任仰成之意則天下幸甚時不再來機難輕失
先生其敬念之哉某衰老無似過蒙夾袋收錄俾之
待罪南雍又辱灑落翰墨曲賜存問慰藉勤厚而獎

與過情豈勝愧感思竭駑鈍以報知己而才力有限
疾病相仍不堪鞭策視事已踰期月課績全無毫分
政教弛廢而莫能興舉士習偷惰畧無少變既負尸
素之愆又加衰憊之甚將速顛躋恐為門墻之累敢
用具疏乞骸願賜罷歸田里倘蒙鈞慈待從所請則
其受賜有甚於一日三遷之厚也外有別疏具列監
中積弊并希采擇酌所宜行則不惟監學諸生之幸
民亦陰受其賜矣瞻望黃閣無由趨拜下風以盡所
欲言萬惟上為國家益隆保衛以慰四海具瞻之望

其各易劉老健

其在成化初備數計苑下僚嘗獲贈拜凡凡之容竊

伏下風久矣未幾而以罪補外又未幾而以病免歸
以故弗克灑掃門下恒用慙然乃者獲聞大拜私竊
慶幸欲為天下蒼生一伸賀忱而草茅賤無由徹
聲于下執事惟夜望六符之光以致起居之頌而已
比日秋清伏惟先生歸然舊德格于皇天訂謨
帝庭妙贊元化百靈孚佑萬福永崇良慰下懷某迂踈
寡陋弗堪世用加以老病衰頹愈無足齒近蒙
朝命待罪南雍仰荷陶鎔之賜與天無極而林尚書來
又辱寄聲垂問九鼎一言自天飛下枯槁為之生春

其感恩當何如耶思竭駑鈍以酬知己而才輕責重
覆餗是虞日夕憂畏疾病侵加不能事事有幸委任
恐為門墻之累敢用具疏乞骸願賜罷黜倘蒙鈞慈
得從所請則其受賜有甚於一日三遷之厚也外有
別疏具列監中積弊并希采擇酌所宜行則非惟監
學諸生之幸民亦陰受其賜矣瞻望黃扉無階參覲
敢祈為國自愛以上副九重倚注之心下慰四海
具瞻之望不勝拳拳頌禱之至

與李西涯閣老

東陽

某竊惟自古大臣身任天下之重不難於明良際會
之時而難於主少國疑之日故阿衡左右之功在太
甲之克終厥德而周召篤棊之勲在成王之揚文武
烈厥後霍子孟諸葛孔明之托孤寄命固無負矣而
輔成君德猶有愧焉今先生二三元老處伊周之地
膺顧托之重同寅協恭朝夕啓沃嘉謀嘉猷內告
外順凡所論列皆係安危柱石乾坤永綏宗社天下
之士莫不以伊周望先生而致

吾君於太甲成王之盛先生其必有以副天下之望哉
凡在陶鎔孰不欣賴某衰病餘生弗堪從宦昨因具
疏乞骸妄以小夫竿牘上溷記曹荷蒙盛德俯念陳

人鈞畫陸禹自天飛下不惟仰見位望勲業之隆自
視歆然而於不肖曲賜獎借眷念有加曷勝感激三
復鈞翰身教之言端為確論是惟躬行之君子能然
而某非其人也何足語此哉慚罪慚罪示及方石之
歸與直夫孔陽之不幸尤用憮然方石固非得已而
下情之不得已者抑又甚焉陳莊之年與某相若而
彼皆已逝矣衰病殘軀亦豈久於斯世哉首丘在念
憂戚百集敢復再四申懇伏望鈞慈矜憫成全其歸
則生死骨肉之恩也黃閣在望瞻拜無期乞為

國家音加崇重以光

輔

聖明永福祥生不勝至願

某以老病養痾田里獲聞先生德業文章名于一世
敷歷中外實大聲宏切懷願見求教之私而無由灑
掃門下一瞻道德之光徒用憮然繼聞大行晉宅百
揆位總三銓忝在陶鎔之下與斯世民物同一欣賴
詎意荷蒙盛德禮下以周公吐哺為心天下之士悉
為桃李而衰耄不肖如某者亦辱存問近潘少卿及
俞通判回兩承家集之貺鈞畫陸滴自天飛下枯槁
為之生春顧惟庸劣何以獲此於大君子其慚罪慚
罪竊聞朱子有言天下將有非常之變天心預出非

常人以儼之若漢平勃唐狄張宋李伯紀趙子立皆
其人也乃者逆瑾擅命安藩不軌賴有先生密贊大
謀外平內誅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謂非
天生非常之人能若是乎今四方多故而前星未耀
有識凜凜慮有意外之虞畏天命而悲人窮以安社
稷為悅此天下之所望於先生者也而或者乃謂先
生近有丐歸之疏豈天意乎周公雖處流言之變而
不忍遠去王室其意固有在也先生其念之哉仰止
黃閣迥在峻極無階參覲惟夜望六符之光以致起
居之頌無任拳拳祝頌之至

復我湖濱贊閣老

僕往年聞先生以雄文奧學大魁天下載董狐之筆
判司馬之書四方想望其風采于時已懷求教之心
而屏處窮山望玉堂西掖在紫薇碧落之間不啻蓬
萊隔弱水三萬里可仰而不可近也徒切拳拳而已
去年之春先生命駕還朝道經弊邑某時方在憂中
與世踈絕竟不聞知所謂君子之至於斯而不能一
見殆封人之不若矣愧甚恨甚忽拜誨緘寵以文帕
乃知先生亦欲枉顧衡茅阻雨而返又何鄙人之不
幸也及捧讀來教謙德滿紙推予過情若施於所尊

敬者豈不肖所敢當哉來教所論學易而欲求妙契
四聖之心超乎象數之外有以仰見先生識之卓而
志之偉不為世俗淺陋之學而不自滿足撝謙下問
尤有以見盛德之若無若虛為不可及也某非其人
何足以辱來教敢誦所聞而求正焉蓋自圖書出神
物生而易之數顯高下位方物殊而易之象著故聖
人因其自然之象數而設之卦爻寓之著策以為卜
筮之用若捨是則無以為用矣然一以貫之則畫前
太極之理乃易道之根原所謂超乎象數之外者而
實未嘗離乎象數之中也苟捨象數而求理則未免
淪於虛無泥象數而不求理則未免滯於術數惟不
泥於象數而亦不離乎象數斯可以言易矣故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非器不形器非
道不立道亦器器亦道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者也若乃四聖所以作易之心則朱子五贊於述
言之篇已備言之所謂恭惟三古四聖一心者殆非
虛語至於後人所以學易之方則朱子警學之贊與
程子敘文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者亦可謂明白而
詳盡矣先生熟復而詳味之必將大有所得若區區
之迂僻庸陋數墨尋行童習白紛者何足與語此哉

而虛辱來教不勝其芒在背而顙有泚也罪逆餘生
筆硯久荒是以有稽裁謝負罪不可言茲及免喪適
姻友朱隆應貢之便謹布此以道區區

又

近唐御史回辱鈞翰下頒兼賜絹幣以為區區得子
之賀甚感甚愧顧惟衰耄久曠脩問負罪無量而過
蒙盛德眷存彌厚某年踰大耋而冢子冢孫繼喪止
遺一子久患瘡疾未痊深以無後為憂今而得此雖
可喜而亦可懼恐不能待其長成也姑以寬目前之
慮而付命於天耳豈足以勞大君子之府念而承重
賦也耶乃者傳聞山和州劫掠外患傷及先墓甚烈可
恨但患非自撥乃易所謂無妄之災先生何尤焉昔
魚朝恩使盜發郭子儀父之塚捕之不獲朝廷憂其
為變而子儀乃發罪已之言不咎諸人由是上下皆
安先儒稱子儀能審輕重度大小以為可與權者豈
可議其薄於孝乎今先生之盜意必有陰為之主者
先生處之以道不窮極其訟又有得於易所謂訟不
可成者非以子儀之心為心者乎可謂善處變矣敬
嘆敬服辰下淑氣回春君子道長伏惟先生德隆望
重四海具瞻大來之福不假言矣但今時事多艱民

困日甚西狩之歸未期祈招之詩不作君實豈容久
於獨樂之園乎昔江古心以世道之責而委重於文
狀元履善老夫亦以先生為今日之履善也先生其
亦以蒼生為念哉

與東白張學士廷祥元禎

竊聞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萬物之理道足以適天
下之用志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
後能勝厥任則史職豈不難其人乎唐以順宗實錄
命昌黎宋以英宗實錄及五朝史事皆付南豐今我
孝宗皇帝盛德大業震耀古今而以先生首詳備總
筆前天下莫不稱嘆得人足與今之軀會也

知愛與聞欣忭切願先生載董狐之筆刊司馬之書
上以彰緝熙而揚洪烈下以表忠直而黜姦佞使元
愷共繇皆莫能遁其情以成一代之典不亦偉乎古
語謂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其權重於宰相
先生其念之哉幸以夫子春秋為志萬勿以萋斐之
言而自阻也某今年滿七十誼當納祿而衰病並臻
弗能事事深負尸素之愆懼招負乘之寇以貽知己
之羞敢用再四乞骸必冀矜從願借一言於當道處
成全其歸則生死骨肉之恩也木天在望瞻拜無期

萬希自愛

與馬太宰 文昇

昔在先朝先生簪筆螭頭風采凜然而百僚以肅
某時方舉進士忝綴末班獲覩伏犀於萬玉之表私
竊傾慕而末由拜謁門下未幾而獲罪補外又未幾
而以病免歸養痾林下幾三十年側聞先生敷歷中
外實大聲宏德望重 朝廷勲業著邊陲膏澤覆天
下尤切嘉嘆以為天佑 國家將使億萬年無疆維
休用生耆儒篤斐 元后明良之會豈偶然哉比日

秋涼伏惟端委廟堂雍容道發進退百職亨祗才目
金候多福為喜為慰第以勢分遠絕弗敢上計起拜

而林冢宰來乃承盛德垂問下僚鈞畫陸離自天飛
下三復悚息曷勝感激某以非才誤辱薦進待罪南
雍仰荷 君相之恩與天無極而才德淺薄奉職無
狀弗能變化士習造就人才以補報萬一虛負任使
為知己之玷加以老病衰頹日甚一日不能事事竊
祿何顏敢具奏疏乞賜罷免伏望鈞慈特為敷奏得
從所請則為賜大矣外有別疏條具監中積弊并希
采納酌所宜行

與韓知府 燾

昨蒙示以鄉賢祠誌令某看詳其所立規模大體已善但於中節目有未安者敢以愚見開列求教

一凡例云鄉賢位次各據其賢之道德事業關係輕重先後變常為次蓋欲照依誌中所列六等為位次也未審祠中各自為室而分祀之乎抑亦共為一堂而合之乎如各自為室彼此各全其尊可也如或同堂合祀則恐有未安者蓋謂之鄉賢者乃一鄉之賢者古人鄉黨莫如齒雖以孔子之聖亦恂恂於鄉不敢以賢知先人至於鄉人飲酒必杖者出而後出也豈肯嚴然坐其上乎吾鄉呂成公端老先生平生嚴執謙退尊尚先輩恐其心亦不肯端老先生平生嚴執

孔廟從祀周程張朱亦列漢唐諸儒之下若論其道德豈可同哉若必如誌中所列則葉蓁為葉由唐之父鞏庭芝為鞏豐之祖將何以處之耶愚意郡城中東萊先生舊有麗澤書院之祀而何王金許又有四賢書院各專其祀既足以尊其道德矣其他諸賢各有所長不相上下則以世代先後為次而合祀之庶幾彼此各盡而人無不安矣鄙見如此不知可否萬希見教

一道德一條題目最大非純乎聖賢之學者不足以當

之如呂東萊及何王金許四先生者固無容議其次則徐毅齋僑揚船山與立葉通齋由庚三先生可以亞之若更入他人則似乎泛濫而不純矣至於范浚潘墀時瀾應鏞邵困吳師道雖深於經學皆有著述然道德恐有所未及蓋亦漢儒之類恐當以儒林目之王炎澤石一鰲戚仲賢呂浦則又其下者也此外傅寅馬之純孫道子胡長孺柳賈黃潛張樞胡助陳樵宋濂皆不過文章之士恐當以文學目之如此分別庶幾游夏文學不混於顏閔之科使後人無得而議焉不審尊見以為何如幸有以見教

忠義條所列五人皆表忠者但恐觀者遺漏若梅澂

陳德固輩恐當訪求而增入之為佳至如王子充則與宋先生同列可也

孝友一條止取四人恐遺漏尚多宋景濂先生有東陽十孝子贊其所取固已畧矣今又不及其數無乃太簡乎

一政事條所列多表之賢但中間決擇頗欠精當如舒元興在唐為宰相無可稱恐不必錄陳亮才氣不可及而未嘗見於政事恐當入他門賈廷佐呂祖儉皆以直言極諫著稱恐當在忠義之科龔應之許復道

黃裳其政事不甚著聞恐更須斟酌其有政績著聞而不及錄者宜增入之

一才行條所錄如駱賓王于房徐無黨杜汝霖輩庭芝朱友聞何敏中王師古輩豐方鳳吳師齊黃景昌皆以文學著稱朱臨楊昂則優於經學喻良能何恪陳炳則文古而氣豪其揚邁王永言則文行俱未有聞倪朴豪俠之才當與陳亮為一類惟錢適在朝則阿附蔡京而排擊元祐元符諸君子居鄉則具衣冠迎方獵而謗毀朝政以媚寇反為寇所戮唐仲友則以貪淫無止為朱子所劾此二人雖有文學恐不必列

一隱逸類止六人亦似太略若漢之龍丘萇梁之劉孝標與元之葉儀范祖幹皆隱逸也

與謝方石鳴治鐸

某罪逆餘生倚廬待盡百念俱灰獨於平生受知之地未嘗敢忘去之夏間先生過金華辱寄示總山集甚慰所懷而山居僻左弗獲一望顏色以承警誨恒用慙然今年春門生董遵回自都下始知先生膺召復出以斯道化辟雍而權衡天下士又陳昌言以裨時政甚愜輿望某時方哀恫罔極未暇悉其詳亦未

由致一箋之敬慙罪慙罪邇者忽聞 朝命有南雍
之除自惟才德淺薄而老耄及之豈足以步先生後
塵若貪冒寵榮不知遜避是為乘軒之鶴在墉之隼
非惟物論所不容亦恐用非其人為當道諸公之累
茲已具疏辭免願得先生一言為陳卑悃達諸當道
俾遂所請為榮多矣因門生陸震與舍姪拯會試之
便聊此以道區區震拯亦夙欽盛德志欲登龍聞一
言以自壯倘蒙與進開之以大道之要而納諸聖賢
之域是亦國子先生成就後學之盛心也某亦與受

賜焉

與喬尚書

伏惟先生以天生鴻碩若時登庸而材猷德望名于
一世訏謀樞宥之廷增重留都之勢 朝廷之所倚
毗四方之所具瞻永綏宗社鈞候萬福某夙欽令聞
恒切傾企思欲一瞻容色一聞緒論以慰鄙懷而弗
克如愿荷蒙盛德撝謙禮下時賜存問非好善而忘
勢者能若是乎昨歲門人董生歸自南雍又辱鈞翰
下頒加以香帕會錄之貺而獎與過情且謂不肖享
平格之壽三肅拜賜曷勝惶汗但書所謂平格者蓋
指商之六臣能保又有殷格于皇天而多歷年數故

周公以勉召公而碌碌庸流曷足與語於此哉此某所以再拜稽首而循墻遠避也來教所言蓋先生之自道耳方今大駕遠巡而前星未耀四方多故萬姓驚惶咸謂苞桑不繫伏莽可憂惟恐變出不虞患生所忽中外所望以扶持世教而康濟時艱者惟在於先生而已先生負有為之志當可為之時必將思所以廣儲蓄脩武備為足食足兵之計求異材結民心為制治保邦之謀予以壯皇圖於不拔綿國祚於無疆則商周諸公不得專美於前在異時推保人之勲而享平格之壽者豈不在於先生乎因便有此以拜來教之辱

復東陽盧御史正夫格

某少時獲從先解元游荷教愛良厚失何不幸玉樓仙去遂失麗澤之悅恒切歎恨比歲獲聞先生以宏才碩學登高第列顯官德業文章表表當世竊懷願見之私而自衰病以來耕閑釣寂與世踈絕無由一望風采以承警誨徒切傾仰而已乃者過辱高誼不鄙老朽寄示所著荷亭辯論副以火肉文厯手教累數百言陳義甚高而推予過情若施於所尊敬者讀之使人汗背頰頰豈不肖所敢當哉及拜觀高論研

窮經史究極理義發為雄辯下視千古雖名世大儒
萬代尊仰如朱夫子者亦且指其疵而闢其謬焉足
以見先生之卓見絕識度越流輩遠矣乃復不自滿
足而撝謙下問尤有以見盛德之若無若虛而不可
及也區區庸陋無聞平生為學惟知尋行數墨尊信
儒先所謂讀書未到康成地安敢高聲議漢儒者也
豈能窺測高明之萬一哉虛辱來教倍增慚悚間有
鄙見一二求教

荷亭辯論明白痛快而義理淵深非淺薄所能測識

然於中有不能無疑者敢舉一二以求教焉

一謂朱子集註四書不備著諸儒名氏使其老死著述
而泯於無聞區區竊謂朱子初修論孟集義精義等
書及中庸輯畧皆已備錄諸儒之言而著其名字又
皆有或問以辯其言之得失則諸儒固不患於無聞
矣至於集註不過節其精要之語以便學者之誦習
耳則雖不詳錄恐亦無害乎

一謂孔子論易主義理無一語卜筮而朱子專主卜筮
之說為非愚竊以為伏羲畫卦文王周公繫辭本為
卜筮而作孔子於大傳如所謂開物成務興神物以
前民用所謂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

乎著龜者皆以下筮言也朱子本義無非因卜筮而發明其義理以示人如所謂語子惟孝語臣惟忠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者是也則義理與卜筮豈可岐而二之哉若專論義理而不本卜筮則必流於王弼之祖尚清虛若專談卜筮而不根義理則為巫史之妄談禍福矣豈聖賢著述之意哉觀於左傳所載穆姜占艮之隨而論元亨利貞之義子服惠伯論南蒯占坤之黃裳而謂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是易之不可以占險豈有不孝不弟為奸為盜而有卜筮大吉之理乎

謂綱目書法謂莽操懿裕楊堅皆同篡殺而有書帝
書主書帝之異賈充楊素李勣李林甫罪惡百倍楊雄而書死書卒不同而為朱子之失愚竊以為鄭莊公之子忽為世子而突乃庶子皆由祭伯而立春秋於忽止書世子而突書鄭伯晉獻公之子奚齊卓子皆為李克所弑而春秋一書殺其君之子一書弑君其例不同聖筆予奪固有深意則綱目之書莽書帝書主亦必有謂豈可以一例裁之乎彼充素與勣林甫皆無狀小人不足責而雄乃好古樂道以儒名者乃亦如是則綱目書死豈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乎

區區淺陋荒踈加以老耄於先生之高論多所未達
所欲請問者不止此數條也舉此以為之兆耳倘無
吝教願竭兩端以發愚蒙則幸甚

與董編修文玉 玘

南雍一別闊焉數載音郵不續懷仰可量適朱生回
備悉近况出示手書喻及讀書所疑足見敏而好學
不耻下問之意為喜為慰湛元明書尚未得見中庸
大本之說程子與呂蘇問荅固有未明而朱子於中
庸或問及語類中剖析明白可以參攷其得失其切
要處朱子又有已發未發之說具在大全集中試取
而讀之則曉然無疑矣朱子與南中辯論初雖未能

無疑後與蔡季通問辯復取程氏書讀之凍解冰釋
然後知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亟以書報南軒南
軒復書深以為然其說載在大全集中和舊說序中
言矣其竊以為朱子晚年定說與程子初無少異雖
孔子子思復生不能易其言不必以諸說之紛紛而
致疑更欲復求他說也老拙往時與吾友論讀書之
法凡諸說義有兩端者各循其說而思之到有窒礙
處却回頭別思必求其合而後已者蓋欲求其所言
合於聖經之本旨者為是其有窒礙者則不可用非

謂諸說之各為一端者欲求其合于一也吾友錯會其意欲求合一無恠乎其意愈雜而理愈窒也嘗觀朱子之序中庸集解有云讀是書者毋歧于高毋駭于竒必沉潜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覩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吾友能守朱子之訓而服行之亦何患思之不得也哉因便草此奉復其纖悉曲折處非楮墨所能罄也尚惟勉進德業必期遠到以副友朋之望則幸甚

與許知縣補之完

昨承來教詢及賑濟事宜此君子學道愛人之要務也但昔人謂救荒無善政雖以朱子大賢浙東荒政其功德及民甚大然猶自謂不過討得幾本青綾冊子不能盡如其意則其他可知矣况區區淺見薄識豈足以仰承下問之勤然盛意不可以虛辱也姑就來教所及并區區舊日所親歷者略陳一二以備高明之采擇焉

一來教謂每圖貧戶擇其尤者四十戶報之此意亦可但不知令何人聞及右付之糧里適以為其取錢作弊之資而貧無錢者不得報矣愚意只取黃冊圖眼

將該圖里老親自審問假如某戶人口若干田糧若干以何事為業其有田產而富實者不必言矣或無田產而為商賈工匠僧道鑿卜諸伎藝之業者皆可自給惟無田產無職業及老幼殘疾者乃為真貧所宜賑濟其或戶有田糧而為他人所詭寄或同戶各房有田糧而本身無有又無伎藝營生者亦為貧民亦宜賑濟此等事若非為政者先之勞之而付之手下之人則有無端賣弄作弊不惟無益而反有害矣一來教謂書記號簿填寫小帖甚善甚善但付之里長公收則其或收或不收亦不能無弊不若令里長來驗其人物餽瘦衣服藍縷者親自給散為無弊也

一來教欲令里長排定資次責其彼此相識以防詐昌不若就依圖賑資次面審令其彼此相識又欲以一縣分作五日亦恐難以定限若事務忙冗再加數日亦不妨但恐厭其煩勞而付之於人則未免如昨書所言前官之弊矣

一區區昔年在福建分巡至浦城適遇賑濟人紛紛來告不公及親到倉中看視見其手冊開報之人俱無籍貫詢問其實則皆坊長太戶招集四方無賴之徒來彼間治鐵冶每一爐多至五七百人關支倉穀而

去近倉居民不得關支忿其不平爭告前來區區謂
彼既不會附籍在本縣當差如何該支賑濟即將各
坊長問罪追還冒支倉穀人心始帖然而服及審所
告之人雖係近倉之民然皆衣服整齊面帶酒容亦
不類乎饑民不該賑濟退此二種之人次日方有十
分饑窮之人來告却與賑濟其數亦不甚多其知縣
亦是通士方自愧其所為之未善也以此觀之則今
日之事不可不親自審察矣

一區區昔年分巡至邵武正值饑荒米價極貴本府倉
糧不能完納小民紛然告求賑濟而倉無類粒之粟

軍士群然告缺月糧而查軍倉之儲僅可支兩月時

將五月青黃不接分守裴叅議無可處置避而去之
區區謂其軍士曰今倉中無糧與民之饑荒難以追
米皆汝所知也吾欲每月給米五斗支銀三錢與汝
則可延至八月八月以後則各處有米可糶與銀六
錢任汝轉易軍皆樂從乃謂其民曰汝欲賑濟而無
粟可發別無可為汝今徵糧上官每米一石該銀一
兩二錢於法不該宥免我與汝減價止納六錢上官
其餘六錢就與作賑濟民皆懽然曰得如此過於賑
濟矣其有戶無田糧而貧困者乃借支布政司銀兩

以賑之上下皆安不然幾於激變矣今本縣科派煩
重又有散鈔散鹽等項無藝之征若會計各圖饑民
該用賑濟稻穀若干就令該圖里長領去糶賣以代
貧民辦納料銀若干使民皆受其惠則官欠易完而
免於豪滑冒支官穀之患雖不賑濟猶賑濟矣此乃
權宜之法不知如何

又

今年荒旱積年所無甚為可憂周官十二荒政所宜
講求先輩有救荒活民之書亦宜時常檢看早為處
置以方後患近聞官府榜示不許外郡來此販糶此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平正大之道既犯五伯之禁亦非朝廷之法一言之失弊端隨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船米船來往者盡行搶奪搶奪不已將成大盜先年曾有明鑒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訛言皆謂官府許其搶奪此聲傳揚恐非美事必有受其咎者客商被奪必不甘休若往上司訴理來此追捕縣中將被其擾易所謂行人得牛邑人災者亦所不免又況今官府催併物料皆要銀兩設不糶糶銀兩何從而出此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者也乞早除遏糶之令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數者之患乃今日為政

之急務也某居林下本不敢干預官府之政但以執事相愛之厚偶有所聞深懷隱憂不敢不以直告惟執事察焉

與李冬官一清 滄水康人

又別無任懷仰某昨有謝恩一疏重勞吾友為之投進感謝感謝繼聞拜官起部分職南都曹務頗簡而地位清高仕學兩優而聲望日著為喜為慰使他人處此孰不以為宦成名立而自驕自足也來教兩書乃復以伯玉知非為念而不自滿假求脩己之要盡職之方尤見所志不凡度越流俗遠矣敬嗟羨其雖老耄無聞敢請陳言以告若大學之敬謹謙美誠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擴充莫非修己之要吾友之素所講習者若乃居官盡職之方則先儒所謂清慎勤三字亦吾友之所優為者惟在念念不忘而已豈有待於他求哉如或進而上之則大禹為司空而益垂為之佐以成大勲於天下萬世永賴者其詳具於典謨之書孟子所謂有為者亦若是亦在吾友為之而已耳愚見如此不識尊意以為何如

又

別又無任懷仰老懶之便弗克以時附問去歲冬辱

書存問兼有俸金之惠深荷不遺之義且來教拳拳
以求益為念足見吾友所志不凡將來所就未可量
也今世之士但得登科甲為美官則平生志願已足
豈復有求益者哉如吾友所存度越流輩遠矣敬羨
敬嘆所謂識破一切世味而欲克去聲色貨利之私
又欲立志讀書提醒此心使不溺於人欲此正古人
為己之學甚善甚善但謂職務煩瑣及應酬勞擾又
謂終日在鬧場中難得長進恐誤入門枉走路而欲
其安靜若如此則如異端之徒絕人逃世而後可是
又不然聖賢之學正欲先定此心以為應事各中於
凡事物之來能千緒萬端一處之以為義俾各中於
節而無少差謬何患乎煩瑣勞擾而擺脫不開雖處
鬧場亦不至於誤入門枉走路矣此內外交養之功
也朱子語類一書雖出門人所記不敢謂其字字句
句皆無差誤而其中所載大而天地鬼神之奧小而
一事一物之宜凡所以窮理修身應事接物與夫治
國平天下之道靡所不備大有功於後學吾友若能
熟玩詳味取其所是闕其所疑而參互考訂以求其
至當歸一之論以身體而力行之則其所益豈淺淺
哉

與張冬官用載 大輪東陽人

往歲辱高軒見過，貺之厚幣，禮意廩厚，非不肖所敢當。甚感甚愧。彼時獲瞻，眸容固已知非俗士，但匆匆而別，不克相與論談，以究所蘊，意甚缺然。近聞執事不以高第顯官自滿，而好學不倦，欲進乎其所未至，以匹休於前聞人所志卓然。夙出流輩，尤所敬嘆。吾金華自昔號小鄒魯，士生於其間，上者以道學相傳，其次則以孝行忠義勲業政事清節著稱。又其次則為文章大家，項背相望，皆表表名于一世。他郡莫敢望而擬焉，可謂盛矣。國初以來，諸老既沒，正學不明，往往溺於利祿科舉之習，士風不振，富貴是求。前輩之徽音杳然，絕響甚可恨也。甚可恨也。某嘗欲求吾黨之士，可與進取者，與之共學，而難得其人。往年曾見永康李一清，志向不凡，既登進士，為美官而勤學好問，修身慎行，不自滿足，惜乎未見其止，而遽爾不祿，可勝歎哉。今執事能自拔於流俗，而志向近道，亦可謂之豪傑之士矣。此老拙所以喜而不寐也。古人謂學者當以明道希文自期待，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人做，惟在執事常存此心，勉勉不怠，不已，因便附此，以道區區。

又

別經數載傾仰殊甚盛价來忽承手教兼有俸金之
惠深荷高誼不我遐遺但非衰耄所敢當慚罪慚罪
來書所言看書欲自小學而及四書以馴致六經此
正古人為學次第但當立志堅定不可以歲月經久而畏難也又謂諸子史以及宋儒之言皆當究心此亦宜然為舉業者尚當如此而况於聖賢之學乎至如性命之微則宋儒論之詳矣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刑曆數之類具載於諸經註疏及諸子史傳中若究心於諸書皆可以理會矣但其求之有序若欲一時並通則誠為難事吾友既有志於學先將小學及四書熟讀玩味字字句句皆究極精微務使其理貫徹於胸中一一體之於身而力行之如古人所謂今日辯一理明日辯一理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積久純熟自當有脫然貫通處固不必盡讀天下之書然後為至尤不可如習舉業者但借聖賢言語以敷演為文字而已也若謂歲月已邁再難從事於小學則當補之以敬朱子大學或問已有明說考而行之可也凡大學之格致誠正修身而始終一敬中庸之學問思辯篤行而表裏一誠與論語之操存涵

養孟子之體驗擴充數者工夫不可缺一皆不過以維持此心而存其天理惟恐其昏昧放逸而或失之也若此心一有人欲之萌則當禁止而遏絕之學庸所言謹獨之功是也欲謹其獨非誠敬不可程夫子教人有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則誠敬二字乃為學之最切要所當先者而讀小學及四書者亦不過專用力於此耳程子所謂未學當知用力處固在於此而既學當知得力處者亦在於此也程子又言學者當以論孟為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蓋言其理之同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雖未敢便謂不治而明但能用力於四書而有所得焉則看治諸經皆易為力矣至於子史諸書以吾所得於四書者照之則其是非得失昭然可見又何難哉他如作詩作文先儒皆不過以寫其胸中之所得而已亦何嘗如唐人之苦心極力而為無益之言哉先儒程氏有分年讀書日程一書具載學者自幼至老為學讀書用功次第及所當讀之書皆備焉不但可以應舉及第而進於聖賢亦不外此見有刻板在太學中可印一本置諸座隅能用其法以為學而用功焉必將大有進

益矣吾友其從事焉

答東陽徐子仁絕

老病龍鍾僵卧陋巷不接人事忽承專使示以長書
兼有佳果藥物之貺甚感甚慰來書中見足下有求
道之志不得其門而入而以望洋為嘆以為伊呂程
朱之本原何如而何以學之某則以為伊咸有一德
呂之冊書與近思錄及小學四書之所載皆程朱之
本原也吾友於是而求之則其與天同體者可見矣
又謂聖賢傳授或以中或以敬而於其內外本末茫
無指歸若於中庸已發未發之論與朱子敬齋箴所
言求之則其內外本末無不可見至於仁孝則以夫
子所以告門人者合而觀之皆可得其要矣但不能
身體力行則雖有所見亦無所用來書所言失意傳
言誦言忘味者皆不體於身之故而吾友之危坐尋
思無下手處亦未嘗見之於行也愚意欲吾友讀書
講學而知行並進如讀書而時習之則求其所學所
習者何事而真个學真个習必有所得於已如讀在
明明德則求明德為何物若何而明之必止於至善
而後已不但此二句而句句皆然不但此二書而諸
書皆然積習既久必將有得何患愚之不明而索之

不強乎區區老病垂死無所知聞不足為高明之助
過承下問聊以是復餘非楮墨所能罄也

與董東湖道卿遵時貢在京聽選

別來半載豈勝懷想近辱書知已到京在途中及旅
次俱平善甚慰甚喜前程事得失皆有定數非人力
所能為者當聽其自然不必憧憧多勞擾也示及區
區出處之事平生素履已定吾友所深知者過承孫
文選許黃門潘秋官諸公眷念之厚繆以賤姓名形
諸奏牘但其非其人不足以當明揚之意甚感甚愧
幸吾友代言致謝而未敢以書奉贖蓋者公雖其相
愛而未為深知故也某平生於富貴利達以不耕稼
不菑畬古人壯而仕老而休區區四十一而休致今
六十五而復欲求仕事之顛倒未有甚於此者豈不
貽笑於天下乎新繡衣尚未到若其來有相強迫是
使之進退維谷為羝羊之觸藩也須仗諸公為之解
圍而後可幸吾友為之懇告於孔脩而乞憐也外聞
近有邊患雖為廟堂之憂而處江湖者所當同憂但
不得其詳不知此事已安靜否因便并希示知某自
三月以來目患赤腫生翳數月始愈至今尚未全明
老親龍鍾日甚為可憂耳餘事皆如常不煩遠念因

便姑此道意餘不縷縷

又

區區出處之事不知者以為果於忘世若晨門荷簣之流殊不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聖人亦有不仕無義之訓豈可若彼之果然不過量能度分自知其不足有為故乞身而歸以免素飭之愧耳或者又議索高價而希望美官者亦非也位為五品方面亦自不卑若自彼時隨群逐隊積累至今幾三十年亦可以得大官矣何必假高隱之名以求之哉只緣少時為學嘗有志於當世既而應舉得官乃不能一有所為仰愧古人俯慚後世故不得已而為是也吏部文書止是查勘猶可辭避但恐有特旨則不容辭耳自揣愚分無官可做惟是專職無人掣肘者庶可展布一二亦不能大有所為若其他不過隨群逐隊無益於時不若不出之為愈也

又

北虜為患自古有之但須觀其所為若志在金帛子女事以搶擄為事則滿其囊篋必自退去終不能為大患不過邊民受害但推選守邊之將嚴備以待之便可無事惟恐有豪傑生於其間若元昊阿骨打之

流志不在小不為鼠竊狗偷到處攻城畧地收拾人心則可憂者方大耳非有韓范之帥宗澤岳飛之將不能禦也今之為將者往往皆膏粱紈袴之子素不知兵聞其來則望敵先懼奏請益兵

朝廷不務擇將而輕易出兵倘京軍到彼敵已先去及旋師而歸敵又再來兵疲財匱則不戰而自困矣非策之善者也愚意如此不知諸公議論如何吾友試與孔修諸公論也

與黃御史夢弼傅時宰江陰

去歲承專人致奠先妣此恩存後有光曷勝哀感今茲又辱手書無有束布糟魚之賜深荷眷存之厚禮
意之勤但非不肖所敢當耳慚罪慚罪近得佳作數篇讀之詞藻既佳奇氣偉然仰見吾友不但政聲日著文益有名非仕學兩優知行並進能若是耶歎羨歎羨所謂老夫當避路豈但讓出一頭地哉愚民無知妄加誣詆事既別白幸無藏怒更加以德綏之使知悔過尤為盡善吾靜觀世變向後未免多故吾友於作縣之餘當以宇宙內事為自己分內事凡古人所以經綸天下通變宜民若禮樂制度以及武備邊防之類皆須一一講究以俟他日大用舉而措之以

繼鄉邦前輩陳同甫之志宗忠簡鄭北山諸公之業
不亦偉乎此則區區所深望也其他皆吾友所優為
者姑置勿論

與陸員外汝亨震

自春及夏兩辱惠書所論時事及築城利害甚當但
其事至今未見移文恐亦寢矣果欲為之亦有肉食
者謀焉非藿食所能與也近者令婿登名薦書而令
器畢姻二喜並臻大為德門之慶老懷不勝欣慰又
聞殷穡方言吾友亦有思歸之念但虜寇深入而四
方多事恐未能遂所圖也而今之計但當鞠躬盡力
悉摠所蘊贊大司馬為包桑之計以休時之否而已
固未可以言歸也不識尊見以為何如老夫近蒙

恩旨令有司時加存問甚非不肖所敢當人謂此舉出
於特旨不可無謝恩之本今具奏稿一紙附去
煩為看詳可否停當如可行就煩托人寫進為幸因
章僑會試之便聊此以道區區

又

別逾三載企懷如渴屢辱手書存問近又加以俸金
之惠足見念老恤貧不我遐遺之盛心慚感慚感來
書所論時政之弊及外患之多甚為可慮遂彭二公

並有時望皆已去矣不知世道之責今屬何人西北
二虜雖肆侵略以予觀之彼中還未有豪傑不過志
在金帛子女而已不為大患但守邊者如趙李牧漢
郭伋輩何憂乎彼為今之計但當以選將為急務耳
但今 前星未耀而主器尚虛當道者在所當憂而
吾友輩亦無所用其力也但遇有權力而懷大志者
為之贊謀庶或有可為之機耳又未知天意如何也
三復來教徃徃有青山白雲之懷在時義固亦宜然
但恐或有師命則又不可以請唯是上下相安恬然
無事則可以言及此矣鄙見如是吾友其細思之餘
不縷縷

與姪以道

時拉謫倅梧州

自汝別後得龍游客及胡僉憲家人前後四書備悉
彼中消息甚慰老懷此間亦曾寄客人二書及林都
憲書又托許大尹寄廣西叅議帶去書俱未知達否
忽得皂隸來有書及龍荔蜜煎三物足見想念之意
尤深慰浣來書所言出處事退處最為高致但以時
勢論之汝年未老告病托故皆難直須棄官方可又
須看機會何如恐不能久安貧賤則他尤難處矣胡
文定公常言他事皆可與人謀惟出處一事當內決

於心不可與人謀也。近又聞有南寧同知之擢，雖未
可信，然亦有此理。若寧耐久之當，更有遷轉，但官愈
大，則愈難稱。又恐別有不測之變。吾嘗論人之處世，
如舟在江中，或遇安，或遭風浪，任其飄蕩，皆未知如
何收殺，非可逆料。但當隨時思其所以處之之計，能
不失於道，則可矣。雖聖賢亦不過如此耳。汝當仔細
籌度，古人出外求全，居中免禍者，皆有成筭也。路遠
不及面談，大意不過如此。倘都堂處或有公事，差官
往江西浙江者，得求一便還家為好。試兒在家終日
喜樂，即不曾一思父母，今年已送上學，頗有記性。但
時有小疾，雖無大患，未免妨讀書耳。汝更不須懸念
家中大小，俱如故。但我老病日甚，恐不能久。未知何
時與汝相見也。臨書惘然。

又時拯以南京駕部郎中轉北

前得汝淮安徐州二書，備悉在途。安好頗慰老懷。近
又得周以仁秋官書，言汝謝病不允，不免前進。諒此
時必抵京矣。汝居官蒞事，要在勤慎。事上接下，更須
翼翼小心，不可失色於人。既不能有所為，亦不可以
求容。但求免禍，見幾而作可也。四方盜賊雖多，俱無
大志，不日自當擒滅。但所任討賊者多，非其人故至。

於猖獗耳汝在部但博訪實才以贊大司馬之推擇
但得一二人如晉馬隆唐王式輩則盜賊即日可平
矣所憂者本源之地無可着力則盜賊雖平亦未免
有意外之虞耳吾鄉今年之旱百年以來所未有也
田租之收十分不及一二中人家亦皆缺食吾亦
未知能免於死亡否民窮已極不能聊生而官府科
徭日加煩重又以江西之寇多調官兵民快往彼防
禦數盈十萬寇實不來而老師費財不知紀極百凡
所需及供億之費皆責金衢二郡何其苦也我謝

恩本聞已上進不知有無 旨意本後伏候

勅旨四字誠為贅語不知曾為刪去否有便須報知

與族姪處仁 僑時登第在京

汝幼從吾游而穎敏秀出吾固期汝之必將有成今
幸登進士第老懷為之喜而不寐也 國家取士以
進士為重在內則列官朝著在外則郡縣正佐皆為
顯仕足以行其所志異時為名鄉賢大夫垂勳竹帛
皆自此始不亦美乎又吾純孝鄉自昔號多賢士其
隱居不仕則有三八行之孝義與仁山之道學皆冠
絕當世其顯而仕者則有潘大卿父子范丞相兄弟
皆以文章清節著稱至元則有唐元嘉之忠義在

本朝則有邵以先黃夢弼之偉才傑節皆出於吾鄉而
發身進士表表于時者也吾雖庸鄙無能而與姪拯
及汝皆賴祖宗餘慶忝登進士吾朝夕軋軋惕劬
脩學行惟恐仰玷先達而俯慚後世爾今昏耄龍鍾
死在旦夕無足言者所望以增光先達而昌大吾章
氏之門者唯拯與汝而已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
生汝其勉之



楓山章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